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团审议时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篇大文章，要统筹谋划，科学推进。要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乡村人才振兴、乡村文化振兴、乡村生态振兴、乡村组织振兴。要充分尊重广大农民意愿，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动力，把维护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促进广大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解决了许多大问题，这样的干部我们认”

“厅官”李传玺当“村官”，开启了司阁村里的“热闹”和变化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基层

党的建设新进展

安徽西南，长江边的司阁村最近一年很是热闹。村里来了个“厅官”当“村官”，沉寂多年的小村，像一池平静的湖水投下一颗石子，泛起阵阵涟漪。

被“点亮”的贫穷小村

司阁村位于安徽省安庆市望江县华阳镇。望江县是大别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片区县，5年前，司阁村是远近有名的“娶媳困难村”，有邻村的姑娘曾经撇着嘴说，谁要嫁去司阁村，晚上连个灯都没有。

“过去一到晚上，远远从山上望下来，我们村这一片全是黑的。”村民倪旺进说，这么多年村里一直没有路灯，太阳落山后，村民大多早早回家倒头就睡。“去年李书记来了以后，把我们村搞得亮起来嘞！”

倪旺进口中的李书记，是安徽省委统战部副巡视员、司阁村党总支书记李传玺。2017年4月，李传玺响应安徽省委组织部选派干部到村担任第一书记的号召，主动报名，与其他两名同事组成扶贫工作队进了村。

俗话说“别拿村官不当干部”，可过去在司阁

村，村里人还真不太拿村官“当回事”。

“老百姓眼睛尖得很，你这个官能不能带大家把日子过好？是不是一心扑在村里？是这样，我们就认你是我们的官”。不是，我们还不理你这个官嘞。”倪旺进笑着说出了大实话。

“上面来的官听着大”，可了解农村实际情况吗？接地气吗？能吃苦吗？”57岁的老党员周洁元回忆说，没想到，这个省城来的工作队，很快让村民们改变了看法。

李传玺到村里后，第一个获得大家认可的事，就是想办法申请项目，在太阳能光伏的基础上，给家家户户门口架起了路灯，每到夜晚，整齐地亮起来。许多村民开始陆续去离村不远的开发区上班，下夜班回来的路上踏踏实实，大家的心一下就“亮”了起来。

“亮灯”像一个信号，开启了村里的“热闹”和变化。

厅官与村庄的“化学反应”

“他用以往工作积累的眼界与经验，挖出了村里许多未被发现的‘宝藏’。”司阁村党总支书记刘中

林举例说，原来村北靠近国道处有一小块荒地。李书记带着大家转了几圈，出了个招：在这竖起两块面向交通干道的广告牌对外招商，一年就为村集体增收8万多元。

光伏发电项目、核桃园、火龙果园、养殖扶贫产业基地……司阁村在产业项目带动下顺利脱贫出列，不仅村集体经济逐渐壮大，水泥路“户户通”，健身广场与文化乐园也建了起来。

33岁的司阁村村民朱成孟患病，家里又连续遭遇父亲去世、妻子生病手术等变故，家庭生活每况愈下。“李书记帮我出主意，鼓励我学装修，帮我找门路。”如今他装修手艺“出师”，去年打工收入5万多元，成功摘了“贫困户”帽子，还贷款买了私家车方便妻子出门看病。

熟悉李传玺的人都评价他有“书卷气”。他自认是个“老派”的人，几十年从不“拉关系”“找人办事”，如今为了村里的事四处“抛头露面”。

“为了村里的事求人，我不觉得难为情。”在一次省里的会议上，石油公司负责人提到有计划帮助农村建设加油站，李传玺会后立刻拦下发言者，卖力推介司阁村。

“这个加油站如果建起来，村集体收入将会翻番。”在李传玺的推动下，项目已经开始对接。

村里的百姓纷纷说，从“厅官”到“村官”，李传玺用不一样的经验和眼界，为村里发展带来了新思路和新变化，“别看村官小，可别拿村官不当干部，解决了许多大问题，这样的干部我们认”。

最后的一站，最初的“心愿”

李传玺1992年研究生毕业分到安徽省委统战部研究室工作，办公室一进就是25年，一路做到“副厅级”，在外人看来“官”做得挺成功，“只要不自讨苦吃，可以安稳等退休了”。可工作这么多年，李传玺有个说不出的遗憾：作为一个有农村情结的研究者，没有真正到农村工作过。直到省里开始选派，他坐不住了。

2017年4月，李传玺一行到村之后，走遍了村庄的每一个角落，走访每一位村民，反复介绍扶贫政策。他还召开党员大会彻夜谈心，请每个党员都谈谈自己当年为什么入党。谈到最后，几名老党员质朴的话让所有人感慨万分。在他号召下，村里所有的党员都在家门口挂上党员身份牌。村委会公告栏里，全村110名党员的照片和联系方式整齐排列着，“有困难找党员”成了大家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自从到了村里，李传玺手机上运动步数每天都至少2万步。屋外墙根角落里堆着一堆工作队同志磨坏后底的鞋，见证着他们走过的每一寸路程。

当记者问李传玺接下来的计划时，他站在长江大堤上回望村里，久久没有说话。过了一会他说：“我们给村里带来了一些改变，同时村里的生活也真正改变了我。我已经有思想准备，村官是我工作生涯选择的最后一站。希望60岁后回头看，没有虚度这些时光，无愧于一生为党工作的初心。”（记者彭红、宋玉萌、余勇刚、张紫赞、程卓）新华社合肥4月8日电

荒废的农房成了单车俱乐部酒吧，泥瓦匠成了驻唱歌手。江西大余县大龙村农民罗名华没有想到，当“乡村歌手”的少年梦想竟然在44岁时实现了。

山还是那座山，村却不是原来那个村。

山山半山腰，一幢黑瓦白墙的村舍很独特，门口挂着蓑衣，门头木牌匾上写着“千里走单骑”。这就是罗名华经营的单车俱乐部酒吧。

记者走进酒吧时，他正坐在古旧木凳上弹着吉他唱着乡村风情的歌曲：“我的家乡就在这里，记忆中你并不美丽。荒凉的小屋，好久没打理，梧桐花开落满地……我的家乡就在这里，如今变得青春靓丽……”

“歌是我写的，因为这是我的故乡、我的经历。”乡村歌手罗名华说，他要把家乡由穷到兴并让自己实现年少梦想的喜悦，用力揉进歌声中。

大余县地处赣南山区，民间喜好唱山歌。年少时罗名华曾在当地中学接受了3年的音乐学习，梦想成为一名乡村歌手。毕业后他曾一边打工，一边辗转跑过大半个中国参加音乐选秀节目。

2012年，他放弃漂泊，回到家乡开起拖拉机，卖石灰膏，做泥瓦匠。

“五六年前，山里的两个自然村41户人家，只有一栋砖混结构房屋，其他都是土坯房。村里70%的农房无人居住、土地抛荒，多数村民外出务工。”大龙村党支部书记蓝善荣回忆。

这个情景，让罗名华觉得乡村歌手的梦想越来越远。没想到在2015年，罗名华的梦想又找回来了。这一年，从大龙村走出去的农家子弟唐向阳返乡投资打造的丫山乡村旅游景区正式营业。听说罗名华不仅歌唱得好还能自己写歌，唐向阳邀请罗名华把老房子改造成单车俱乐部酒吧，吸引单骑游山的年轻游客。

乡村游的开发，使大龙村的碾子不再是生产工具，缸也不再是生活盛器，连篱笆墙都成了乡村文化的元素。错落半山腰的农房，超过一半改造成了清新悠闲、风格不一的民宿；村民的菜园子和竹编生活用品，都成了经营的产品；跳竹竿舞、走森林步道为这个“天然氧吧”增添了人气。

靠着以农房改造成的俱乐部酒吧和驻唱的乡村摇滚风，罗名华从音乐“乌鸡”变成了“彩凤凰”。如今他的酒吧每月有2000多元酒水销售收入，同时每月还能从景区领到3000元固定工资。

“此刻我回到了这里，这里才是我的家。一栋半山的砖房，一片刚开的野花……烟雨弥漫在半山，翩翩枫叶红地毯。在这梦一样的地方，遇见自己遇见她。”山村的新生活变成罗名华写下的这首新歌《来吧》。

随着丫山建成运动休闲特色小镇，“2018中国大余丫山迎新国际越野赛”还为罗名华的俱乐部送来了德国、法国、西班牙、美国等国家的赛车手。白天，赛车手们在丫山越野基地的专业赛道上驰骋，晚上到俱乐部听这位中国乡村歌手的山歌。

“这里的青山绿水好空气，再加上恬静的田园生活，都是山外人特别是大都市人向往的。将家乡打造成乡村旅游景区，不仅是为了让城里人进山，更是为了让出山的村民回到家乡。”唐向阳说。

曾在上海一家企业当白领的本地女孩钟芳艳，回乡后成为景区的一名员工。她白天脚踩电动平衡车在景区忙碌穿梭，晚上变身舞台主持人。

大余县委书记曹爱珍说，在乡村振兴的大潮下，大龙村千年存续的青山绿水和闲置资产盘活了，一步步变成金山银山；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农民和罗名华一样“重生”，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

（记者刘菁、秦宏、高皓亮）新华社南昌电

是什么让上海白领选择回乡

江西大余县山村大龙村重生记



花海享春光

4月8日，河北省沙河市红石沟生态休闲农场的3000多亩油菜花正值花期，绵延绽放的油菜花如同一片金色的海洋，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赏花游玩。“赏花经济”丰富人民生活，助推乡村振兴。

新华社记者牟宇摄

小苹果的乡村振兴“进行曲”

陕西洛川以“三变”改革促“三赢”

来自一线的调查报告

新华社西安电（记者姜辰蓉）陕西省洛川县是全国闻名的“苹果之乡”，苹果既是“扶贫果”，也是乡村振兴希望所在的“幸福果”。近年来，洛川县因时因地制宜，探索发展出各具特色的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模式，实现了农户、企业、产业“三赢”。

老果园的“变奏”：旧貌换新颜

4月天，周百贤家的7亩果园中正在栽种矮化密植富士苹果树苗。看着一棵棵的树苗迎着春风排列成行，周百贤的脸上也像被春风催开的花朵，笑容满溢。

50岁的周百贤是陕西省延安市洛川县黄章乡金盆村村民，他家里共有18亩果园，其中7亩是已经有24年树龄的老园。“这7亩果树是1994年种的，现在已经残败了，果子的质量、产量都跟不上。”他说。这几年，周百贤一直想对果园进行改造，但是因为缺少资金和精力，而未能如愿。

可如今周百贤的心愿终于成真。这个契机来自于金盆村苹果专业合作社与洛川红富源果业公司合作实行的“三变”改革特色模式——果农只需将果园入股给红富源果业公司，就可免费改造成矮化密植果园。按照合约，4年新建果园产生效益后，每年产生利润果农和公司按照6:4比例分红，果农占大头。

“去年我拿自家7亩老果园入股。入股后，我们果农不用投入一分钱，所有投资、生产、运营全由公司负

责。”果农周百贤说，“在没有受益前，每年每亩果园我还可以从公司预支1000元，保障日常生活支出。”目前，金盆村已有13户果农用70多亩老旧残果园入股。

产业“曲式”：用“三变”实现“三赢”

洛川红富源果业公司董事长周宏说，这种模式首先对果农有利，果农不需投入改造资金、精力，就有利润分成，效益超过老果园；果农不用再担心苹果销售，从投入、生产、运营、销售等所有环节全部由公司负责；果农还可以雇员的形式进入公司争取薪金，“经过测算，到了盛果期，果农每亩可拿到利润分成6000元。”

其次，企业也能从中受益。“我们企业已经拥有1300亩的苹果基地，并自有果库、自营品牌和销售渠道。要巩固和扩大企业经营，就需要有更多符合市场要求、标准统一的高品质苹果。这种模式也正符合我们企业拓展市场的需求。”周宏说，

而对整个洛川苹果产业来说，这也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洛川县是延安苹果的发祥地，栽植历史悠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苹果在洛川开始大面积种植。目前，60万亩耕地中，苹果种植面积50万亩；16万农民中，95%以上种植苹果。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随着产业的持续发展生产基地逐年老化，果园效益受到影响，果园更新优化和升级非常迫切，这为洛川苹果产业发展探索出新的路径。

在洛川县石头镇牛头咀村，“三变”改革也正在推进实施。在这里，洛川富百苹果专业合作社同13户果农签订20年土地入股协议，流转土地215亩。

这215亩土地将被改造成高标准有机果园。按照入股合约，在初果期和盛果期，果农将拿到每亩果园收益的60%和70%。除此之外，合作社还从收益中每年分出1万元，用来壮大村集体的资金。

乡村振兴乐章：创新“三变”特色模式

金盆村、牛头咀村正在试点的，都是洛川“三变”改革的新探索。洛川县目前有12个试点村，每个村都根据自己的特色有不同的模式，因时、因地制宜。

水渭村，位于在不适宜苹果生长的洛川川道地区，共有26户、108口人。2010年整村移民搬迁到新村，搬迁之后，旧村庄就闲置成了“空壳村”。这里的“三变”改革，却是另一种模式。

2017年，水渭村25户农户的216亩集中连片土地的土地经营权流转给村委会，由村委会统一协商折价入股到水渭川牧业有限公司。不仅如此，村委会还拿闲置的宅基地、废弃厂房，甚至一棵老槐树进行入股，规模化发展湖羊养殖、牧草种植、旅游开发等产业。在每年固定分红后，村委会再按土地全部流转、部分流转和果园流转三类分别付给流转户土地租金和分红。

“在这样的经营模式下，不仅能盘活集体资源，壮大集体经济，更能让村民得到长期实惠。”水渭村支部书记郝水荣说。

38岁的水渭村村民段国平说：“我家有14亩土地，但过去每年一亩地收益只有四五百元，一年也就六七千元。但是现在流转土地的收入一年就是7000元，我就近在企业打工一年收入3.6万元，加起来一共是4.3万元。这是过去完全不能比的。”

乡村振兴进行时

特约刊登
碧桂园集团



扫描二维码关注
“碧桂园”
微信号



扫描二维码关注
“新华每日电讯”
微信公号

